

星期文库

读《容斋随笔》之三

阿堵不是钱 宁馨非佳儿

孙贵领

在当今语境里,“宁馨儿”无疑是个褒义词。比如在小孩满月或周岁宴上,常能听到大人们这样夸奖孩子:“这是谁家的宁馨儿,长得这么讨喜!”表明大人的赞美与真切的祝愿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七版)对“宁馨儿”的释义为:“原意是‘这么样的孩子’,后来用作赞美孩子的话。”

然而,洪迈在《容斋随笔·卷四·宁馨阿堵》中,却考证出“宁馨儿”并非褒义词,而是晋宋时期的语助词。例如: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山涛见到王衍,曰:“何物老奴,生宁馨儿?”意为不知是哪位妇人生了这样的孩子!似乎有赞赏之意。然而山涛紧接着又说:“然误天下苍生者,未必非此人也。”后来的历史发展,恰恰印证了山涛判断的精准。王衍深谙玄理,谈吐精妙,成为当时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。他身居宰辅高位,却从不以治理国家为念,反倒频频安插亲信为官,早已为有识之士所诟病。虽以清谈玄学闻名天下,可一旦卷入政治风波,便只顾处心积虑为自己谋划后路,一门心思苟且偷生,最终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。可见,山涛当时说王衍是“宁馨儿”,未必是夸奖。

甚至有时候,“宁馨儿”非但不是褒义词,反而是句彻头彻尾的狠话。“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,帝不往视,后怒谓侍者:‘取刀来剖我腹,那得生宁馨儿!’”这话直白翻译过来,简直就是痛骂:“把我的肚子剖开看看,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不孝之人!”

被世人误解的还有“阿堵”一词。如今人们常将它当作钱的雅称、戏称,带着几分清高的意味,比如“语言少味无阿堵,冰雪相看有此君”“世情看冷暖,人面逐高低。任是亲儿女,还随阿堵移”等诗句,都被用来借指钱财。但实际上,“阿堵”在晋宋时期是常用的近指代词,意为“这个”或“此处”,有时也作为语助词使用。

“阿堵”一词的由来,同样与王衍有关。王衍崇尚玄学,素来以提及钱财为耻。他的妻子想试探他,便让婢女把铜钱堆满床的四周,原以为他见了这么多钱定会动心,哪知王衍清晨醒来,见铜钱挡住去路,只对婢女吩咐道:“举却阿堵物。”意思是“把这个东西搬走!”谁料他这句随口的指代,竟被后人附会引申,“阿堵物”渐渐成了金钱的婉称,甚至带有几分轻蔑意味。

在顾恺之论画的名言中,有一句“四体妍蚩,本无关于妙处,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中”。意为四肢的美丑,原本和画作的精妙之处没有关系;神韵的表达,正在这里(眼睛)。此处“阿堵”即指“这里”(眼睛),生动体现了其本义。

茅穗出穗的,不好吃,没出穗的,嫩,微甜,绵酥,足可解馋。

秋风起,野果熟。琳琅满目的零食,都在乡下的山林里,有野生猕猴桃、山葡萄、金樱子、寒莓、川莓等等。秋入深山,草木渐疏,有野藤如蛇如蟒,缠绕瘦石或高枝,叶间挂了一梭梭的野果,似瓜非瓜,乡人称之为牛卵子。待到阳历九、十月,农历八、九月,牛卵子完全成熟,会啪的一声,自然迸裂,故也称为八月瓜,或者叫八月炸。八月瓜外表不咋的,称得上有些丑,而内里却是莹白剔透、温润如玉,间或嵌有乌亮细籽,籽们黑亮,肉们晶莹,用勺子挖舀入口,软糯滑腻,如奶昔,如奶酪,绵软清甜,醇厚甘润。亦如三月菹,此物不耐收藏,成熟后,当现摘现吃,不登超市,不入华堂,只生于荒坡野岭,待秋深而自熟,遇知音而献人。可谓野果献给野小子,野小子独享山林野味。

还要说的是火棘,这是深秋入冬的乡野零食了。它还有一个称呼是救兵粮,说的是古代军人,行至荒野,无有食者,取之磨粉,以代军粮。火棘到得深秋,绿叶全落,树上挂满一串串果子,果子细如鱼眼,红如朝霞,经霜尤其红,满枝满树,高撑于野,格外招眼耀目。一棵大火棘树,想必能摘半箩筐果子。小屋两里外,有一座小山,小山上有十余棵火棘树,午后散步,常去山头,摘几把火棘,无事吃零食。

乡下没有零食店,但有“零食跔”,一年四季都有。想吃零食了,去山林,去水泽,去田埂,去坡地,迈足处,便是无墙无门的美食店。只把脚踏一跔,各种风味的美食,足堪食,想吃就可吃,想吃多少就可吃多少,都不要钱,零元也给你一个够。

江湖钓鱼被吞  
鱼吞罕见  
被吞局被  
常吞局被  
吞局被



●百草园  
钓与吞

王成喜

江湖钓鱼被鱼吞罕见,  
游戏赌局被鱼吞常有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  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

线辐射。《本草拾遗》云:“胡颓子,生平林间,树高丈余,经冬不凋,叶阴白,冬花,春熟最早,小儿食之当果。”牧牛山间,肚饿了,嘴馋了,迈步山林,寻羊奶子当零食。

“叶状,肥厚如耳,色白或微红,肉厚松脆。”描述的是茶耳,茶树无刺,摘茶耳不用担心皮破血流。但我疑心茶耳是不太能见太阳光的,好比是雷公丝,雨后蓬生石缝,日头一照,没了。印象中的茶耳亦如是,须是雨后,须是清晨,最少须是树林阴翳,在茶之某一处,或能生出三五片茶耳。叶片如耳,肥厚如凝脂,色泽透明如亮晶晶玻璃,摘来入口嚼,清清脆脆,松松脆脆,甜甜脆脆,爽爽脆脆,好一个脆字了得。

零食跔

刘诚龙

只是茶耳难得,寻遍百棵茶树,未必能寻到十片茶耳,几十年未曾吃过了,那份记忆却存脑海,岁月潮汐反复冲洗,不曾洗掉。

不必到山头,便在田间地头,也处处皆有零食店:茅草,中药书上称呼的白茅,也是乡下至美零食。“白茅短小,三、四月开白花成穗,结细实,其根甚长,白软如筋,而有节,味甘。”牧牛或者牧羊,席地而坐,或曲肱而枕,无聊甚,便随地扯白茅,扯出很多如细绳的根来,山泉间洗净,一根根塞进牙里,细嚼慢咽,如牛反刍。白茅根不是甜如蜜,而是回如甘,若有若无的甜味,引人入胜,可以嚼上老半天。不吃白茅根,单吃白茅穗,也是有味得很。白

这滴水,还走了更远的路。南水北调,把南方的水,一路送到缺水的北方。翻山越岭,走了几千里路,就为了给北方的田地浇上水,给家家户户送去能喝的清水。

长江黄河千百年奔流不息,南方的水能一路北上,不过是我们摸透了水的性子,顺着它的走势加以引导,不硬拧,不强行改变。

水没有固定的形状,方器盛着就是方形,圆碗装着就是圆形。它在天上成云,山间成泉,河里成流,看着绵软,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万物,从不争什么。可它又有一股子韧劲,点点滴滴慢慢磨,再硬的石头也能被它滴穿。遇上阻碍,它就绕着走,不管路多弯,只管往前流,终究要汇入大海,从不停歇。

从大禹治水,到李冰父子修都江堰,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,再到如今的南水北调,我们向来都是遵循水的特性,引水、用水、护水,把水引到需要的地方,让它滋养土地,惠及百姓。一代又一代人,始终以踏实的态度对待这一汪流水。

一个“水”字,写的是水的模样,也藏着最实在的道理。人过日子,也应如水一般,不执拗,懂变通,温和却不失韧劲,踏实前行便好。

『水』字里的乾坤

倪润梅

乡下没有零食店,乡下都有“零食跔”。

三月菹喜欢生在向阳坡。我想到深山更深处,去摘三月菹,发小红家光告我,深山是没有三月菹的,深山里树林阴翳,三月菹都阴死了。想想也是,我看到的三月菹,都生在山坡坡、山边边,吸足阳光,鲜若露珠,红若朝霞。

好的三月菹不太长叶,在牛路边、马路边、田埂与菜圃边,一抬头,满天星星般,三月菹缀在稀稀疏疏的绿叶间。绿叶浓郁,菹少,绿叶稀疏,菹多,如宝石,如糖粒子,簇拥在带刺的枝丫间,不用扫码,不用付款,只需掂起脚,伸手摘。鼓壮壮饱含春雨的三月菹,红艳艳采足春阳的三月菹,酸甜甜吸收天精地华的三月菹,直接入口,口水爆开,满口生津,含津乐肺腑。

三月菹好吃,难摘。菹树上生有蛮多刺,刺扎手,点点血滴,与菹相映红。可是忍不住啊,不要钱的美味零食,少年们都是奋不顾身,一头钻进菹树丛里,脸划破也在所不辞。没有零食,童年归零;有了零食,童年圆满。

形容向老,童心未老,我常常撑着雨伞,去山边摘菹。雨日里的三月菹,个大如珠,色红若火,湿漉漉如吹弹得破,小心翼翼避开尖刺,掂起脚,边摘边吃。吃不完的,放在搪瓷杯里,常常是,一棵树便可以摘满搪瓷杯,回来向婆娘炫,给老娘尝,给小把戏们分享老天爷免费馈赠的零食。

城里没有免费的午餐,乡下真有免费的零食。乡下人只往树下跔一下脚,零食自来。春夏,山边有三月菹,山里有羊奶子,学名叫胡颓子吧,一串串挂在枝头,红色底色上,生了些麻麻点点。未熟的羊奶子,酸得你掉牙,成熟的羊奶子甜润多汁,一啮,汁水如水

要是汉字也有脾气和性格,我总觉得,最调皮的就是“水”字。

回头看三千年前的甲骨文,老祖宗造这个字,真是再实在不过。没什么花哨的讲究,就是照着眼前的流水画下来。中间一道弯弯曲曲的线,是河水顺着地势,慢慢悠悠往前淌的样子,两边零散的几个小点,就是水里溅起来的水花,或是河面荡开的波纹。简简单单几笔,活脱脱就是一汪活水,看着就闲不住,总想着往远处跑,像个坐不稳的小娃娃。

就是这么一滴从商朝刻在甲骨上的水,一跑就是三千年。跑过岁岁年年,也跑出了万千不一样的模样。

流到黄河,它就变得粗犷又壮阔,是奔涌不息、带着黄沙的浑黄江水,靠着一身气势,滋养着两岸的土地。这些年,我们守着黄河种树固土,好好打理河道,就是想让这条母亲河,一直好好的,不淤不堵,安安稳稳地流下去。

流到长江,它又软下来,江水清清,绵长又温顺,滋养着两岸的人家,水里的鱼虾、江豚,都靠着这江水好好活着。为了护着这一江水,我们停下渔网,禁渔休养,就想让长江慢慢缓过来,重回往日的清亮。